



野客叢書卷第二十五

書館藏

宋長洲王 林

鸞鳳萬舉

漢宣帝紀元康三年詔曰前年夏神爵集雅人今春五



色鳥以萬數飛過屬縣神爵四年鸞鳳萬舉蜚覽
翺翔師古曰萬舉猶言舉以萬數僕謂鳳皇上瑞
之物豈徒出哉必明盛之朝然後一出故衰周非
其時而出焉孔子起何德之歎今宣帝之時鳳皇
之出無慮十數次且每至動以萬數又何其多邪

竊恐非鳳如皇者耳黃霸所指鴝雀之類者也此
鸞鳳萬舉史家大其說耳且鳳所以異者爲其罕
見且艱得故爾今其數出至於萬數與燕雀何異
安足貴邪

劉穆之

仰看飛鳥則應人必錯心在鴻鵠則學奕不就此理
之必然者史載劉穆之甚異內總朝政外供軍旅
決斷如流事無滯賓客輻輳求訴百端遠近諮
稟盈階滿室日覽詞訟手答牋記耳行聽受口金

酬對不相參錯悉皆膽舉裁有閒暇手自寫書尋
覽篇章校定書籍其精力聰給自古未有如此者
穆之非神人乎夫人心無二用安有五官兼應如
此而事事皆當無幾微錯謬之理此疑史言之過

夏商鑄錢

世言錢起於周太公九府圜法前漢志云凡貨金錢
布帛爲用夏殷以來其詳靡記漢鹽鐵論亦曰夏
后以貝殷以紫石後世或金錢刀布是周以前未
用錢僕觀太公六韜曰武王入殷散鹿臺之金錢

以與殷民史記曰紂厚賦歛以入鹿臺之錢又曰散鹿臺之錢以賑濟貧民高謙之亦曰昔禹遭大水以歷山金鑄錢救人之困湯遭大旱以莊山之金鑄錢贖人之賣子是三代皆已鑄錢不但周也

王褒碑

仲弓謂居簡以行簡則失之太簡惟居敬以行簡則簡不爲太甚此夫子所以然之而周王褒作陸氏碑乃曰處衆撝謙居簡行敬不知簡豈可以行敬乎其率意而言不審於義理所安如此

文士言數目

文士言數目處不必深泥此如九方臯相馬指其大略豈可拘以尺寸如杜陵新松詩何當一百丈欵蓋擁高簷縱有百丈松豈有百丈之簷漢通天臺可也又如古栢行黛色參天二千尺二千尺二百丈也所在亦罕有二百丈之栢此如晉人峩峩如千丈松之意言其極高耳若斷斷拘以尺寸則豈復有千丈松之理僕觀諸雜記深泥此等語至有以九章算法算之可笑其愚也

續釋常談

續釋常談引中朝故事以證蚊幘之說僕觀南史宋武妃碧綃蚊幘幘音疇禪帳也正蚊幘之義元稹有舊蚊幘詩蚊幘事見齊威公續釋常談引談藪高祖謂不讀謝詩三日覺口臭以證俗謂口臭之說僕謂前此應劭官儀載刁協年老口臭帝賜雞舌香使含之奏事此猶未也又前而西漢高帝謂栢直是口尚乳臭則口臭二字其來又遠不可引六朝為證也

昔人云嫉娘
裏埋奶香
是山完乳臭
口臭字香也

齊已詩

今言中酒之中多以為平聲祖三國志中聖人中賢人之語然齊已柳詩曰穠低似中陶潛酒輒極如傷宋玉風乃作仄聲或者謂平仄一意僕謂中酒之中從仄聲自有出處按前漢樊噲傳軍士中酒注竹仲反齊已祖此不用南人為相

祖宗朝不用南人為相僕嘗求之古矣亦有是說觀南史齊高帝欲用張緒為僕射以問王儉儉曰緒

少有味譽誠美選矣南士由來少居此職褚彥回
曰儉少年或未諳耳江左用陸玩顧和皆南人也
儉曰晉氏衰政不可爲則宋武帝亦嘗謂沈文季
曰南士無僕射多歷年所文季曰南風不競非復
一日

古人對偶

石林詩話云晉魏間詩尚未知聲律對偶陸雲相詭
之辭所謂日下荀鳴鶴雲間陸士龍者乃正爲的
對至於四海習鑿齒齒彌天擇道安乃知此體不待

沈約而後能也僕謂晉魏以前對偶之語不爲無
之然出於自然不期對而自對非如後人牽強紐
合以爲工也孔融曰坐上客常滿尊中酒不空其
氣質爲如何毛詩不必問只如虞書元首明對股
肱良便已親的

詩人斷句入他意

步里客談云古人作詩斷句輒旁入他意最爲警策
如老杜云雞蟲得失無了時注目寒山倚江閣是
也魯直水仙詩亦用此體坐對真成被花惱出門

東坡臨江仙同韻
者不爲傍杖臨江

一笑大江橫至陳無已李杜齊名吾豈敢晚風無
樹不鳴蟬直不類矣僕謂魯直此體甚多不但水
仙詩也如書醮池寺詩退食歸來北窗夢一江風
月趣漁船二蟲詩二蟲愚智俱莫測江邊一笑人
無識詞曰獨上危樓情悄悄天涯一點青山小皆
此意也唐人多有此格如孟郊夷門雪詩曰夷門
貧士空吟雪夷門豪士皆飲酒酒聲歡闌入雪消
雪聲激烈悲枯朽悲歡不同歸去來萬里春風動

江柳

晉惟尉用一印

晉世官府印章不用故者每除任則重鑄非若今之
官府專用一印也觀孔琳之於義熙末建言今世
惟尉一職獨用一印至於內外羣官每遷悉改終
年刻鑄喪功消實金銀銅炭之費不可勝言愚請
衆官卽用一印無煩改作節補天府非惟無益觀
此知晉世惟尉用一印他官不然

賈趙二后

晉愍懷太子傳載賈后使人毒殺太子事首尾甚悉

微而婢妾應答之語亦載其間此筆正放前漢趙后傳作趙后使人毒殺曹宮而司隸解光所奏千有餘言具得曲折宛然如今之獄詞事理灼然使人讀之百世之下猶爲之憤惋況當時乎

謚文與正

本朝單謚文者惟楊大年王荆公二三人而已單謚正者無之蓋正之一字未易當爾復謚文正則有如范如王如李如司馬之流僕考唐會要單謚文者十九人單謚貞者四十人如閻立本輩亦曰貞是何正人之多也乃知唐人之謚未免過許

卜式何預學校

舒元輿撰國庠記曰詩書禮樂國之洪源濬其源天下可以光潤室其源天下爲之顛覆羸室之自絕於天下漢初纔息干戈復濬其源而後生公孫弘兒寬卜式之徒競出維持戰爭之漢二百年間無所失墜僕觀卜式樸魯不學但能爲天子牧羊漢家文治彼無所預而元輿例言失矣謂仲舒可也班史謂儒雅公孫弘董仲舒兒寬質直汲黯卜式

古人自有定論元輿何謬於去取乎

王建宮詞

王建宮詞曰叢叢洗手遶金盆旋拭紅巾入殿門又
日縱得紅羅手帕子當心畫出一雙蟬知唐禁中
用紅手巾紅帕子又曰聖人生日明朝是私地先
須屬內監自寫金花紅膀子前頭先進鳳凰衫知
聖節內人通寫金花膀子進鳳凰衫又曰天寶年
來勤政樓每年二日作千秋又知當時以三日爲
千秋節可且其盛按會要千秋節咸令宴樂休假

三日

利益後嗣

貢禹上書曰臣犬馬之齒八十有一凡有一子年十
二禹年八十一而有子十二是六十九歲方有子
矣其難得嗣息如此觀其晚年上疏論民間以產
子三歲出口賦錢重困生子輒殺宜令兒七歲出
口錢其詞甚切想禹難得嗣息故推是念又觀北
魏永平間將誅元愉妾李氏羣臣無敢言者敕崔
光爲詔光逡巡不作奏曰元愉妾懷妊戮至刳胎

桀紂之主乃行斯事陛下春秋日長未有儲體皇子襁褓尋至夭失乞舒李獄以俟育孕帝欣然納之是亦以後嗣爲念免至殺胎夫魏主以殘忍之性恣行誅戮宜若不可回然一聞是語甚爲之惻然少弛刑禁則知人誰無是心有能動其機挽回仁念差直易耳因觀二公之言其利甚博又思世有不爲利益後嗣計者顧以慘刻爲術求媚於時嗚呼哀哉

文帝薄葬

漢文帝遺詔霸陵山川因其故無有所改示從儉也班固贊帝治霸陵皆瓦器不得以金銀銅錫爲飾因其山不起墳劉向亦曰文帝去墳薄葬以儉安神可謂知帝矣觀晉索琳傳不能無疑三秦人發漢霸杜二陵多獲珍寶晉帝問琳曰漢陵中物何多邪琳對以漢天子卽位一年而爲陵天下貢賦三分之一供宗廟一供賓客一充山陵漢武帝享年久長比崩而茂陵不復容物木皆已拱赤眉取陵中物不能減半於今猶有朽帛委積金玉未盡

此二陵是儉者耳僕觀此說以謂武帝固應如是多藏金錢財物已見於貢禹所陳矣宣帝不得而知然以貢禹杜陵宮人數百之言推之恐亦未免惟文帝平生節儉人無間言臨終遺至薄之制微不至銅錫不以爲飾炳然載諸史冊以薄送終而山陵中畜積如此之富是不可曉得非景帝違治命之意乎又考晉愍帝紀建興二年盜發霸杜陵及薄太后陵金玉綵帛不可勝計敕收其餘以實內庫可驗畜積之多也是文帝之陵果不免矣然而

沈炯賦曰嗚嗟驪山之阜惆悵霸陵之原文若儉而無隙羸發掘其何言鮑溶詩曰儉風本自張廷尉霸陵一代無毀發白樂天詩亦曰驪山脚下秦皇墓一朝盜掘墳陵破可憐寶玉歸人間暫借泉中買身禍奢者狼狽儉者存一凶一吉在眼前憑君回首向南望漢文葬在霸陵原如炯白等所言則霸陵初未嘗發也不知前說何以紛紛如此

左右丞相

古者以右丞相爲尊左丞相次之如湯以伊尹爲右

相以仲虺爲左相漢以陳平功第一爲右丞相周勃功第二爲左丞相之例是也後世以左丞相爲上右丞相次之如晉以王睿爲左丞相以王保爲右丞相北史斛律金進位右丞相遷左丞相之例是也官以左爲上其來久矣馴至於今日僕觀國家班次與夫鄉黨齒序之類無以左爲尊至於官職名號又往往爲重者如文武之有左右選中書之有左右司記注之有左右史是皆先左而後右者初不可一槩論也白樂天制曰魏晉以還右卑

於左

元二之災

容齋隨筆曰鄧騭爲大將軍時遭元二之災人民饑荒注卽元元也二字一點也漢碑有楊孟文石門頌云中遭元二西夷殘害孔耽碑云遭元二坎圻人民相食趙氏金石跋云若讀元元不是文理疑當時自有此語漢注非也按王充論衡恢國篇云今上嗣位元二之間嘉德布流三年零陵生芝草四年甘露降五年芝復生六年黃龍見則所謂元

二者謂建初元年二年也安帝永初元年二年郡國地震大水鄧騭以二年十一月拜大將軍則知所謂元二者謂永初元年二年也僕觀陳忠傳曰自帝卽位以後頗遭元二之厄百姓流亡盜賊金起忠以爲憂上疏曰臣竊見元年以來盜賊連發云云其言如此益信所謂元二者乃元年二年也又按忠仕於永初中則所謂元二之時正與鄧騭之時甚合益知隨筆所考爲有驗矣

漢嫁娶喪葬過制

楊王孫生厚自奉養及病且終屬其子以贏葬此正與吾夫子以速朽之說救桓司馬石椁之意同邠侯不曉其意以書責之王孫報曰吾贏葬將以矯世也厚葬無益於死者俗人競以相高僕觀鹽鐵論乃知漢人厚葬之敝果未免如王孫所云者曰今富者繡棺題漆中者梓棺榿椁貧者畫幃衣袍緡囊緹橐又曰今生不能致愛敬死以奢侈相高雖無哀感之心而厚葬重敝者則稱以爲孝顯名立於世光榮著於俗黎民相效至於發屋賣業又

日無而爲有貧而彊誇送死殫家遣嫁滿車富者
空減貧者稱貸貢禹亦曰衆庶葬埋皆虛地上以
實地下其過自上生可見當時厚葬之敝也夫孝
無哀感之心而以厚葬爲禮梓者東園祕器中人
或得用之送死至於殫家遣女至於滿車風俗之
靡從可知矣不特凶禮如是吉禮亦然漢近古尚
爾況寥寥於千百載下乎後漢王符亦極言嫁娶
喪葬費用過制甚與鹽鐵論意同

郭璞先知

隨筆云世說郭景純過江居於暨陽墓去水不盈百
步時人以爲近水景純曰將當爲陸今沙漲去墓
數十里皆爲桑田此說蓋以郭爲先知也世俗錦
囊葬經爲郭所著行山卜宅兆者卽爲元龜然能
知水之爲陸獨不能卜吉以免禍乎僕謂不然一
飲一啄莫非素定況生死之大乎故術之精者可
以預知而不可以預計景純對王處仲謂今日必
死亦知吾數止此無可奈何已而果然是景純自
度不能以人術勝天理也如此孰謂卜吉可以免

其非命乎然世有禳災延壽之理則有一說莫若脩德

掖庭收養曾孫

隨筆云戾太子死武帝追悔爲之族江充家黃門蘇文助充譖太子至於焚殺之李壽加兵刃於太子亦以他事族田千秋以一言至爲丞相又作思子宮爲歸來望思之臺然其孤孫囚繫於郡邸獨不能釋之至於掖庭令養視而不問也豈非漢法至嚴旣坐太子以反逆之罪雖心知其冤而有所不

赦者乎僕謂不然武帝旣知太子無辜而爲重戮其害已者大用其愛已者矣正宜雪其冤而封其後可也何至反以坐非辜之嫌而不赦其孫乎揆人情似無此理蓋武帝自太子死後已屬意於鉤弋之子矣鉤弋之子年五六歲壯大多知上常言類我又感其生與衆異甚奇愛之心欲立焉彼皇曾孫襁褓小兒固知其無足慮者然其外氏如衛如許徒黨猶熾蓋恐因此追悔之後漸拂其孫適以起紛紛之變帝明知其無辜故特寘而不問但

令掖庭收養而已一面自謀立鉤弋之子此武帝
繩墨自出於胸中絲毫之機不露如此非剛決孰
能爾哉

魏其侯傳

漢書載魏其侯事曰嬰守滎陽監齊趙兵七國破封
爲魏其侯游士賓客爭歸之每朝議大事條侯魏
其列侯莫敢與亢禮四年立栗太子以嬰爲傳七
年栗太子廢嬰爭弗能得謝病屏居藍田南山下
史記載此則曰竇嬰守滎陽監齊趙兵七國兵已

盡破封嬰爲魏其侯諸游士賓客爭歸魏其侯孝
景時每朝議大事條侯魏其侯諸列侯莫敢與亢
禮孝景四年立栗太子使魏其侯爲太子傳孝景
七年栗太子廢魏其數爭不能得魏其謝病屏居
田南山之下此段史文不滿百字較之班史多二
十七字班史三用嬰字兩用魏其字史記兩用嬰
字六用魏其字班史無孝景字史記凡三用之

史文因誤

漢書竇成傳曰爲人上操下急如束溼師古謂束溼

言其急之甚也溼物則易束史記則曰如束溼薪
李廣傳曰諸妄校尉以軍功取侯者數十人張晏
謂妄猶凡也史記則曰諸部校尉田蚡傳曰竇嬰
爲大將軍蚡爲諸曹郎未貴往來待酒嬰所跪起
如子姓師古謂姓生也言同子禮若已所生史記
則曰跪起如子姪觀史記之文殊不費分解雖子
姓之語出於禮記子姪二字亦近人情

野客叢書卷第二十五終

野客叢書卷第二十六

宋長洲王 楙

隸釋

洪氏集漢人碑刻爲隸釋甚有補於後學然亦闕有
意未到處如邨閣頌行理咨嗟則釋爲行李僕按
左傳昭公行理之命杜預注云行理使通問者洪
以行理爲行李不爲無據然釋以行里亦似意順
蓋言行道之人皆咨嗟不止使人而已古者理里
字通用又如柔遠而邇而字無釋僕疑而字借用

能字耳耐卽古能字也蓋漢人書字有增偏旁者
有損偏旁者增偏旁者如書英爲瑛損偏旁者如
書繼爲繼之例是也增玉爲瑛損糸爲繼又安知
此碑不以理爲里而爲耐乎又鄭固碑有逡遁退
讓之語洪氏謂用史記引賈生逡巡遁逃之語僕
謂非用史記之語蓋用前漢外戚傳太伯逡循固
讓之文爾逡遁卽逡巡之義合讀爲逡循而洪氏
謂合讀如本字僕謂雖逡巡遁逃賈生有是語今
單讀爲逡遁於文勢順乎按前漢叙傳曰不疑逡

遁致仕外戚傳曰太伯逡循固讓平當傳贊曰平
當逡遁有恥師古注遁讀與巡同此可驗也管子
亦曰蹇然逡遁又仲秋下旬碑曰爰茲衰微三命
縮羸背尔嬪儷孤嗣單瑩洪氏謂爰茲衰微三命
縮羸者知其嘗貢選也背尔嬪儷孤嗣單瑩者知
其有妻孥也僕謂三命者卽陰陽家五星三命之
說猶言壽命短促也嚴訢碑亦云經說三命君獲
其央孫根碑云羸縮有命不可增損卽此意也洪
謂貢選之說其指似迂

二公不喜人議其文

容齋續筆曰歐公作尹師魯墓銘但稱文章簡而有法或以爲未盡公怒至貽書他人責之荆公作錢公輔母墓銘但云子官於朝豐顯矣公輔不滿公曰宜以見還二公不喜人議其文如此僕謂荆公人有片善稱贊不已歐公製作竄改無餘二公好善動皆若此豈有吾文未盡而反諱人議之理不知前輩作文輕重貴於適中假借不欲太甚或者往往欲其極力稱借豈二公之所樂乎昔韓熙載

嘗爲江南一貴人製墓銘其間無甚可述文竟其人
不滿再丐潤色韓書一絕邈之知此風尚矣僕謂使其議是二公政自心服何至不喜其不喜者以妄論故耳容齋謂二公皆不喜人議其文是又非深知二公者也

十萬橫行

北齊盧詢祖表曰十萬橫行樊將軍請而受屈五千
深入李都尉降而不歸時人以爲工僕謂此八字已先見於梁矣王僧孺與何遜書曰腦日逐隨月

支擁十萬以橫行提五千而深入又爲祖豫州墓志曰或欲十萬而橫行乍思五千而深入又任孝恭表曰深入五千張空拳而報主橫行十萬勒燕嶺以酬君何書腦日逐隨月支卽楊子雲腦幕沙隨余吾意宋武帝詔亦曰南腦勁越西髓剛戎

錄尚書事

漢置錄尚書蓋取舜納大麓之義此漢儒釋經之蔽按書本意麓卽林麓非他意也太史公曰堯使舜入山林川澤暴風雷雨舜行不迷此說正得經意

釋者乃謂舜大錄萬機之政陰陽和風雨時其鑿甚矣是習聞當時之說爾領尚書事自武帝時置歷世不改如張安世霍光王鳳師丹所除是也至章帝時乃改爲錄尚書事以趙熹等爲之章帝蓋專其一時之權以一字易之不知權重無以復加貽患於後世其權在三公上每少帝立則置之猶古者冢宰總已之義魏晉之世權臣移鼎之釁往往由此吁可歎也今州官有錄事縣吏有押錄恐承此名

鳥頭白

今人喻事之難濟有老鷓頭白之說僕觀燕太子丹質於秦欲求歸秦王曰烏頭白馬生角乃可事見風俗通論衡是以曹子建詩日子丹西質秦烏白馬角生鮑昭詩曰潔誠洗志朝暮年烏白馬角寧足言太史公但云天雨粟馬生角

漢人用積薪字

賈誼曰抱火厝之積薪之下董仲舒曰抱薪救火愈甚無益也此說出於戰國策鬼谷子戰國策曰抱

薪救火薪不盡火亦不止鬼谷子曰抱薪趨火燥者先然鄧析子亦曰救火投之以薪賈董之言祖此汲黯曰陛下用人如積薪後來者居上此語出於文子黯蓋引而言之耳漢書二處用積薪字皆無音是以積字從本音也僕謂此二字宜本之周禮甸人積薪音子賜切漢書合從此音

長安浩穰

張敞傳口京兆典京師長安中浩穰注穰音人掌反只此一音李商隱作平聲用其爲京兆表曰曲蒙

恩澤方尹浩穰既殊有截之權合首無疆之祝穰
字作平聲呼固雖一意然於理合從漢書上聲用
烏鬼

老杜詩家家養烏鬼說者不一懶真子以爲豬蔡寬
夫以爲烏野七神冷齋夜話以爲烏蠻鬼沈存中
筆談細素雜記漁隱叢話陸農師埤雅以爲鷓鴣
四說不同惟冷齋之說爲有據觀唐書南蠻傳俗
尚巫鬼大部落有大鬼主百家則置小鬼主一姓
白蠻五姓烏蠻所謂烏蠻則婦人衣黑縉白蠻則
婦人衣白縉又以驗冷齋之說劉禹錫南中詩亦
曰淫祀多青鬼居人少白頭又有所謂青鬼之說
蓋廣南川峽諸蠻之流風故當時有青鬼烏鬼等
名杜詩以黃魚對烏鬼知其爲烏蠻鬼也審矣然
觀元微之詩曰鄉味尤珍蛤家神悉事烏又曰病
賽烏稱鬼巫占瓦代龜注南人染病競賽烏鬼此
說又似不同據南蠻傳烏卽烏黑之烏而元詩以
蛤對烏則以爲烏鵙之烏

唐言金印

歐公集古錄曰崔能神道碑李宗閔撰有云拜御史
丞持節觀察黔中賜紫服金印者隋唐有隨身魚
而青紫爲服色宗閔謂賜金印者謬也僕謂唐人
言金印者甚多不但宗閔而已劉禹錫集高陵令
碑亦曰充渠堰副使錫朱衣銀章王公碑曰攝御
史中丞紫衣金章史孝章碑曰兼監察御史賜朱
衣銀印柳子厚集陽道州碣曰皇帝以銀印赤紱
卽貶所起陽公墓表曰遷大理評事加朱裳
銀印張燕公集郭知運碑曰嗣子英傑假紫服金
章似此不一蓋以當時服色言之非真所謂漢印
綬者

唐袍服用花紵

唐人袍服用花紵僕觀白樂天謝裴常侍贈鶻銜瑞
草緋袍魚袋詩曰魚綴白金隨步躍鶻銜紅綬繞
腰飛弟行簡賜章服詩曰榮傳錦帳花聯萼彩動
綾袍鴈趨行注緋多以鴈銜瑞莎爲之喜劉蘇州
賜金紫詩曰魚佩葺鱗光照地鶻銜瑞草勢冲天
方鎮詩曰通犀排帶胯瑞草勒袍花白詩多言此

按唐會要德宗詔頃來賜衣文綵不常非制也今宜有定制節度使宜以鴈銜威儀取其武毅以靖封內觀察使宜以鴈銜威儀取其行列有序牧人有威儀也威儀委瑞草也唐志亦詳

孟嘗非謚

史記孟嘗君傳云嬰卒謚爲靖郭君文卒謚爲孟嘗君僕謂苟如是則是田嬰田文在時未爲靖郭孟嘗君死後乃稱耳嬰不必考也按馮驩告秦王曰亦知齊之廢孟嘗君乎又曰使齊重於天下者孟嘗君也似此稱孟嘗君者甚多考之當時孟嘗君正在安得謂之謚乎

野航

漁隱叢話云杜子美詩野航恰受兩三人航當作艇航是大舟僕謂漁隱蓋見左思賦長鯨吞航子美詩已具浮天航樂天詩野艇容三人故有是說不知航亦有小者詩所謂一葦杭之笠大舟也秋水纔添四五尺野航恰受兩三人其穩貼如此不應改也

半夜鐘

歐公云唐人有姑蘇城外寒山寺夜半鐘聲到客船之句說者云句則佳也其如三更不是打鐘時王直方詩話引于鵠白樂天溫庭筠半夜鐘句以謂唐人多用此語詩眼又引齊武帝景陽樓有三更鐘丘仲孚讀書限中宵鐘阮景仲守吳興禁半夜鐘爲證或者以爲無常鐘僕觀唐詩言半夜鐘甚多不但此也如司空文明詩曰杳杳疎鐘發中宵獨聽時王建宮詞曰未臥嘗聞半夜鐘陳羽詩曰

隔水悠揚半夜鐘許渾詩日月照千山半夜鐘按許渾居朱方而詩爲華嚴寺作正在吳中益可驗吳中半夜鐘爲信然又觀江南野錄載李昇受禪之初忽夜半一僧撞鐘滿州皆驚召將斬之曰偶得月詩云云遂釋之或者謂如野錄所載則吳中以半夜鐘爲異僕謂非也所謂半夜鐘蓋有處有之有處無之非謂吳中皆如此也今之蘇州能仁寺鐘亦鳴半夜不特楓橋爾又人定鐘事見唐柳公綽傳

宣帝之致良吏

漢循吏傳序載宣帝以爲太守吏民之本數變易則下不安民知其將久不可欺罔乃服從其教化故二千石有治理效輒以璽書勉勵增秩賜金或爵至關內侯公卿缺則選諸所表以次用之是故漢世良吏於是爲盛僕謂此知其一未知其二宣帝致此者於久任勸勵之外又有所謂保全之術使之不能動搖故其得以肆志於職業間而無恐懼不安之態且足以成久任之治效也觀王嘉嘗曰國家有急取辦於二千石二千石尊重難危乃能使下宣帝愛其良民吏有章劾事留中會赦壹解故事尚書希下章爲煩擾百姓證驗繫治或死獄中章文必有敢告之字乃下知宣帝致當時良吏又濟以此術不因王嘉言孰從而知之

丹陽有數處

今潤州丹楊館書從木其屬縣丹陽書從阜或者疑之僕考晉地理志謂山多赤柳故名丹楊江南地志謂郡北有赭山故名丹陽二說皆有據也抑又

考之兩漢丹陽郡治宛陵而丹陽縣則今建康也
至移郡治於建康而元帝又徙都焉於是以建康
守爲丹陽尹至唐天寶初始以今京口爲丹陽郡
而以曲阿爲丹陽縣然則今潤之丹陽正非漢丹
陽之故治也丹陽凡有數處不可不知楚鬻熊始
封丹陽則在今歸州秭歸縣後楚文王徙都江陵
府枝江縣亦曰丹陽漢於宛陵置丹陽郡隋於丹
州置丹陽郡唐於京口置丹陽郡其地不一而西
漢志乃以曲阿之丹陽爲楚所封誤矣

劉夢得烏衣巷詩

劉禹錫金陵五詠烏衣巷詩云舊時王謝堂前燕飛
入尋常百姓家據遺小說載六朝事迹云金陵人
王榭航海入烏衣國事因日榭所居爲烏衣巷劉
詩指此僕謂劉詩之意蓋指江左王謝二家非言
王榭也蓋謂江左王謝二家爲當時名閥多居此
巷世代更改舊時王謝故宅今爲丘墟非復舊觀
經過是處爲之感傷所以有舊時王謝堂前燕飛
入尋常百姓家之句此感傷烏衣巷之意爾若言

航海王榭何必言尋常百姓家審此則劉詩之意
明矣僕考丹陽記烏衣巷乃吳時烏衣營非燕子
國烏衣之謂蓋王謝與王榭相類而又有烏衣之
名或者往往誤焉烏戍張仲均家有陳唯室親染
此詩謝字從言蓋此也後觀吳曾漫錄藝苑雌黃
所說時與僕合但謂烏衣營者取軍兵所衣衣服
得之未知是否

釋乳母之過

史遺載韓晉公爲浙東觀察有乳母求外事公欲殺
之顧況爲之營救詣公問之公曰天下皆以某守
法乳母先犯之況曰公幼時早起夜卧卽要乳母
今爲侯伯乳母焉用誠宜殺也公遽舍之僕謂顧
況蓋用郭舍人之術漢武帝乳母家橫暴有司請
徙乳母家於邊奏可乳母入先見郭舍人爲泣下
舍人曰第行見辭去還顧乳母如其言舍人罵曰
老女子陛下已壯矣尚須汝乳而活邪尚何還顧
於是人主憐焉乃下詔無徙乳母罰譖之者此事
見史記滑稽傳

五松事

細素雜記云史記秦始皇上泰山立石封祠祀下風
雨暴至休於樹下遂封其樹爲五大夫唐陸贄松
詩不羨五株封李商隱有五松驛詩李白序謂風
雨暴作五松受職皆言五松事惟荆公詩老松先
得大夫封此爲得之僕謂黃朝莫稽考未至耳非
李白之徒謬也按應劭云秦皇逢暴雨得五松因
封爲五大夫蓋當時大夫係封五株松非一松也
是以庾信終南山詩曰水奠三川后山封五樹松
五樹松在唐人前已如此言豈謂李白等謬誤朝
英但見唐人有此數處用五松事與史記之文不
合故有是說不知此事見於應劭所載而唐前人
已用之矣

盤谷序

歐公跋盤谷序云盤谷在孟州濟源縣貞元中縣令
刻石於其側令姓崔名泱今已磨滅其後書云昌
黎韓愈知名士也當時退之官未顯未爲當時所
宗故但云知名士當時送愿者不少獨刻此序蓋

其文已重僕家有魯直所校石本與今刊本差異
隱者之所盤無旋字有人李愿居之非爻字道古
今以譽盛德非而字利澤施于人非於字惟適所
安非之字弗可幸致也處污穢而弗羞呵禁弗祥
皆非不字大丈夫之遇知於主用力於當世之爲
也無上字與所字盤之士可以稼非維子之稼盤
之泉可濯而湘非可濯可浴又無喜有賞怒有刑
六字大率如此其後有高從所跋口隴西李愿隱
者也不干譽以求進每韜光而自晦寄跡人世游
心太清樂仁智於動靜之間信古今一人也昌黎
韓愈知名之士高原之賢故序而送之縣大夫博
陵崔君徠披其文稽其實是用命工勒石於谷之
西偏以旌不朽云唐貞元辛未歲建丑月渤海高
從所謂磨滅之文其全如此歐公謂令姓崔名泐
而此謂姓崔名徠必有一字之誤觀前漢外戚傳
洿穢不脩非羞字

宮殿

石林燕語曰古者天子之居總言宮宮其別名皆曰堂

是也故詩曰自堂徂基禮言天子之堂初未嘗有稱殿者秦始皇紀言作阿房宮甘泉殿蕭何傳言作未央殿其名始見而阿房甘泉未央亦名宮疑皆起於此時僕觀黃帝有合宮堯有貳宮湯有鏹宮周有蒿宮楚有蘭臺宮韓有鴻臺宮齊有雪宮列子有化人宮神異經有天淫宮古之言宮者如此宋玉賦謂高殿以廣意商君謂天子之殿戰國策謂蒼鷹擊於殿上說苑謂齊有飛鳥下止殿前莊子謂人殿門不趨奉劔於殿下史記毛遂定從於殿上優孟入殿門言之言殿者又如此則知宮殿之稱其來久矣非但始於秦始皇也但殿未聞專名某殿而已此二字者上下通用不拘至尊如儒有一畝之宮象往入舜宮霍光第中鵠鳴殿前黃霸居丞相府舉孝子先上殿是也藝文類聚謂蕭何曹參韓信皆有殿

報羅二說

一雜說謂進士放榜須有人謝世名曰報羅使言報大羅天也據言又謂羅介貞元中及第開宴曲

野客叢書 卷二十七
江泛舟玠以溺死後有開試前卒者謂之報羅二
說不同

野客叢書卷第二十七

宋長洲王 楙

姓名同者

漢刻中有鄭子真殘碑毀裂不容深考或者往往疑
爲谷口鄭子真以僕考之鄭子真見於所載者有
二一卽谷口者一鄭玄之孫見真誥谷口者係哀
平之世鄭玄之孫計其時在三國而此碑乃靈帝
熹平四年相去俱遠乃知又別一人是所見三鄭
子真也想不止此僕因觀史傳閒集古人姓名同

者至二百餘人後見益多不暇一一筆錄只如公
孫弘有三人張禹有四人其他如南宮适伏子賤
朱買臣孔安國張長公揚雄龔遂之徒亦不止一
人後周自有兩宇文貴前漢自有兩貢禹唐有兩
李光進俱爲將有兩裴巽俱尚主古有兩翬俱善
射類說謂凡有三王喬以僕觀之亦不止此然古
人姓名豈能括盡不過隨所見言之耳崇文總目
謂有同姓名錄一卷名賢姓字相同錄三卷闕考
隋志同姓名錄一卷乃梁元帝撰

東陽沈隱侯

今人言沈約則曰東陽僕考約爲東陽太守非其末
年官位齊隆昌初約以吏部郎出爲東陽太守明
帝卽位徵爲五兵尚書遷國子祭酒永元初復爲
司徒左長史進號征虜將軍南清河太守梁武帝
受禪爲尚書僕射遷右僕射遷侍中右光祿大夫
領太子詹事遷尚書令改左僕射領中書令領太
子少傅轉左光祿大夫約自東陽太守之後其履
歷如是之深亦旣居相位矣豈可但言東陽邪又

約謚隱侯爲其有懷不實故曰隱隱者貶詞非佳
語也今烏戍西寺土地祠牌曰東陽沈隱侯祠似
未爲允又詩詞有沈腰清瘦之語僕又考之約之
言曰老病百日數旬革帶常移孔以手握臂計月
小半分於傳文初無腰瘦之語詞蓋述其意爾僕
觀王約戲沈昭略曰汝是沈昭略何以瘦而狂此
卻有沈瘦二字

江革忠孝

蒙求江革忠孝王覽兄弟諸家注盡引後漢江革且
後漢江革是江巨孝非忠孝也僕讀南史梁時亦
有一江革年十六喪母以孝聞後爲魏人所執詞
色莊正不爲屈服而歸梁明帝曰今日始見蘇武
之節此正兼忠孝二事

漢賜金晉賜布帛

漢賞賜多用黃金晉賞賜多用絹布往往各因其時
之所有而用之漢初以黃金四萬斤與陳平間楚
其用如此所積可知梁孝王臨死府庫尚有黃金
四十餘萬斤吳國懸賞斬大將者黃金五十斤以

次賞金各有差等王國尚爾天府有不待言者治郡有聲則增秩賜金復有功臣不時之賞費用浩瀚不聞告乏數千斤之賜甚多不可勝舉如黃霸嚴訢尹翁歸等動與百斤周勃賜五千斤霍光前後所賜至七千斤至王莽末省中黃金尚積六十六萬斤董卓郤璜亦不可勝數是知當時黃金多也晉時賞賜絹布絹百匹在所不論阮瞻千匹溫嶠庾亮荀崧楊珉等皆至五千匹周復唐彬琅琊王仙等皆六千匹王渾杜預等皆八千匹賈充前後至九千匹王濟張華何攀等皆至萬匹王導前後近二萬匹桓溫前後近三十萬匹蘇峻之亂臺省煨燼時尚有布二十萬匹絹數萬匹又可驗晉布帛之多也

退之淮西碑

唐史與三說皆謂退之淮西碑多歸裴度功李愬妻唐安公主不平訴之於帝謂愈文不實遂斲其碑更命段文昌爲之而丁用晦芝田錄則曰元和中

有老卒推倒淮西碑帝怒命縛來殺之囚至日碑

中只言裴度功不述李愬力微臣是以不平命放
罪敕段文昌別撰羅隱石烈士說亦曰石烈士名
孝忠猛悍多力嘗爲李愬前驅一旦熟視裴碑大
恚怒因作力推去其碑僅傾狀者再三吏執之詣
前孝忠云云上因得淮西平賊之本末命段學士
更爲之二說皆謂因老卒推碑與前說不同又讀
李商隱淮西碑詩曰碑高三丈字如手負以靈鼈
戴以螭句奇語重喻者少讒之天子言其私長繩
百尺拽碑倒巖砂大石相磨治觀商隱所說又非
關老卒推仆碑石乃爲當時之人讒言所入天子
自使人拽倒別刻文昌之作諸說不同並著於此

古人諺語

古人諺語見於書史者甚多姑著大略於此曰獸惡
其網民惡其上曰衆心成城衆口鑠金曰從善如
登從惡如崩曰狐裘蒙茸一國三公曰家有千金
坐不垂堂曰耕當問奴織當問婢曰一日縱敵數
世之患曰欲人勿知莫若勿爲曰一朝不朝其間
受刀曰當出不出間不容髮曰當斷不斷反受其

亂曰一人左朝百人一帶曰一日不書百事荒蕪
曰畏首畏尾身其餘幾曰天與不取反受其咎曰
白頭如新傾蓋如故曰皮之不存毛將安傅曰千
人所指無病自歿曰怒其室作色其父曰官無中
人不如歸田曰力田不如逢年善仕不如遇合曰
相馬失之瘦相士失之貧曰雖有親父安知其不
爲虎雖有親兄安知其不爲狼曰生男如狼惟恐
其尪生女如鼠惟恐其虎曰穀弩射而薄命先歿
此類不可勝舉今人有薄命先穿之說知此語久
矣

唐宰相視事

唐宰相上事日用隔品致敬坐受御史中丞吏部侍郎以下廷拜之禮自陳夷行始奏罷之按文宗時王涯爲僕射當時御史中丞宇文鼎恥爲之屈奏僕射視事四品以上官不宜拜涯建言與其廢禮不如避位以存舊典帝詔尚書省雜議李固言受冊官始上無不答拜而僕射亦受冊禮不得獨異雖相承爲故事然人情難安豈可不改帝不能決

竟用舊儀武宗時陳夷行爲左僕射乃奏僕射視
事受四品官拜無著令比自左右丞吏部侍郎御
史中丞皆爲僕射下拜階下謂之隔品致敬準禮
皇太子見上臺羣官先拜而後答拜以無二上故
也僕射與四品官竝列朝廷不容獨優左右僕射
位次三公三公上日答拜而僕射受之非是望敕
有司約三公上儀著令詔可至是始定夫以左右
丞吏部侍郎御史中丞列拜階下而僕射巍然坐
受於堂上不幾於甚乎僕嘗考之唐初未嘗有是
禮自明皇尊崇張說乃始習爲故事初非舊典說
初行此時人亦驚異之或徵所從來說引聖曆間
李日及豆盧欽望同日拜相用此儀其言如此初
無據也

漢朝臣見三公禮

或者謂唐朝臣見三公禮則聞之矣漢世朝臣見三
公禮班史不載是以後世無聞焉僕謂漢世朝臣
見三公禮竝拜至丞郎見八坐皆持版揖事見漢
儀及漢舊儀是以衛青爲大將軍或謂汲黯大將

軍尊重不可不拜黯謂大將軍有揖客反不重邪
陳蕃爲光祿勳范滂爲主事以公儀詣蕃執版入
閣至坐蕃下奪滂版滂投版振衣而起郭泰責蕃
目以階級言之滂宜有敬以類數推之至閣宜省
敬止在門漢世三公之禮與百僚絕席如此之異
至入坐之禮則殺矣此有以見其大略沈約宋書
亦嘗引以爲言

唐階官之制

唐制服色不視職事官而視階官之品至朝散大夫
方換五品服色衣銀緋封贈蔭子未至朝散雖職
事官高未許易服色封贈之制雖宰相只許封一
代其封二代非特恩不可光祿大夫許門設棨戟
吏三十考轉銀青此其大略也僕觀白樂天爲中
書舍人知制誥元簡爲京兆尹官皆六品尚猶著
綠其詩所謂鳳閣舍人京兆尹白頭猶未脫青衫
南宮啓請無多日朝散何時復入銜劉夢得賀給
事加五品詩曰八舍郎官換綠衣元微之作武儒
衡陞朝散大夫制曰今由是級則服色驟加誠足

貴矣樂天授朝散大夫制曰蔭子封妻豈惟腰白金而已權德輿罷相爲檢校尚書典元節度使改葬其父因表納檢校尚書請回贈祖官不許納官特贈祖倅禮部郎中呂溫代鄭相公謝戟十二枝表曰吏考三十始秩銀青戰勲十二乃號柱國

省中畫壁

魯直言唐省中皆青壁畫雪僕因考之漢省中皆粉壁畫古烈士列女見漢官典職而沈約宋志亦曰郎官奏事明光殿殿以胡粉畫古列賢烈士唐翰

苑粉壁畫海中曲龍山憲宗臨幸中使懼而塗之是後皆畫松鶴見李德裕詩畫壁看飛鶴注祕閣廊壁薛稷畫鶴見鄭谷詩淺井寒蕪入迴廊疊蘚侵因看薛稷鶴共起五湖心畫斷云畢宏大曆二年爲給事中畫松石於左省廳壁集賢注記云集賢院南壁畫陰鏗詩圖北壁畫叢竹雙鶴四庫當門畫夫子坐於玄帳左右諸弟子執經問道東觀記謂靈帝詔蔡邕畫赤泉侯五代將相於省唐錄謂文宗自撰集尚書君臣事蹟命畫於太液亭省

禁畫壁見於所載班班若此應劭謂畫堂畫九子
毋疑有所據

醉翁亭記

歐公作滁州醉翁亭記自首至尾多用也字人謂此
體初見歐公前此未聞僕謂前輩爲文必有所祖
又觀錢公輔作越州并儀堂記亦是此體如其末
云問其辨之歲月則嘉祐五年二月十七日也問
其作之主人則太守刁公景純也問其常所往來
而共樂者通判沈君興宗也誰其文之晉陵錢公

輔也其機杼甚與歐記同此體蓋出於周易雜卦
一篇

嵇康幽憤詩

石林詩話曰嵇康幽憤詩昔慙柳下今愧孫登蓋志
鍾會之事僕謂鍾會所以害康者因呂安兄訟弟
之故觀其集有與呂長悌絕交一書甚詳其間曰
阿都開悟每喜足下有此弟足下許吾不擊都以
子父六人爲誓吾乃感足下重言尉解都都遂釋
然何意足下包藏禍心密表擊都今都獲罪吾爲

負之吾之負都由足下之負吾也蓋康嘗爲安致
解於其兄兄給其和密致其罪康悔因爲是書與
其兄絕交遂牽連入獄幽憤之詩正志其事所以
繼有內負宿心外慝良朋之語魏氏春秋謂呂巽
誣其弟安不孝安引康爲證康義不負心保明其
事鍾會勸大將軍因此除之而晉史亦曰康與呂
安友善安爲兄所枉訴以事繫獄詞相證引遂復
收康康謹言行一旦縲紲乃作幽憤詩蓋孫登嘗
謂康曰子才多識寡難免於今之世此所以有愧
孫之語樂天雜感詩曰呂安兄不道都市殺嵇康
應璩百一詩

石林詩話曰梁鍾嶸論淵明出於應璩應璩詩不多
見惟文選載其百一詩一篇所謂下流不可處君
子慎厥初與陶詩不類五臣注引文章錄云曹爽
多違法應璩作詩以刺在位若百分有補於一者
淵明正以脫略世故超然物外區區在位者何足
以槩其心哉僕讀雜體詩集應璩百一詩凡有五
首不止一篇所謂百一云者又不止文章錄一說

凡有數說張方賢楚國先賢傳曰應休璉作百一詩譏切時事徧以示在位者咸皆怪懼何宴獨無怪也李充翰林論曰應休璉作五言詩百數十篇有詩人之旨孫盛晉陽秋曰應璩作詩百三十篇言時事頗有補益七志曰應璩謂之新詩以百言爲一篇謂之百一詩樂府廣題曰百者數之終一者數之始士有百行終始如一故云百一應璩爲曹爽大將軍長史前後爲詩百餘篇以諷爽操以習俗之言傳會其意名曰百一爽卒不悟以及於禍百一詩序曰時謂曹爽曰公今聞周公親親之稱安知百慮有一失乎文章錄曰曹爽多違法璩爲是詩以諷焉意者以爲百分有一補於時政唐藝文志應璩有百一詩八卷鍾嶸謂應璩詩祖魏文善指事得激刺之旨

白樂天詩紀歲時

白樂天詩多紀歲時每歲必紀其氣血之如何與夫一時之事後人能以其詩次第而考之則樂天平生大略可睹亦可謂詩史者焉僕不暇詳摘其語

姑據其略如曰未年三十生白髮不展愁眉欲三
十三十生二毛三十爲近臣又過三十二憶昔初
年三十二忽年三十四年巳三紀餘我年三十六
元和二年三十七行年三十九四十如今欠一年
四十有女名金鸞衰病四十身四十官七品四十
巳如此四十心如七十人年來四十一病鬢愁心
四十三面瘦頭斑四十四髮鬢蒼蒼四十五衰顏
江城四十六四十六時三月盡鬢髮蒼蒼四十七
應悟前非四十九四十九年身老日五十蹉跎得

掌綸吾年五十加朝散五十江城守白髮平頭五
十人長慶二年五十一五旬巳過不爲天前歲花
前五十二五十二人頭似霜明年半百又加三今
年花前五十五猶去懸車十五載每思兒戲五十
六今年五十六蘇杭兩州五十七只欠三年未六
旬半百年過六年時身爲三品五十八我初五十
八五十八翁方有後欲年六十始歸來天明平頭
六十人六十衰翁兒女悲不準儼身年六十六旬
猶健天亦憐冉冉老去過六十位踰三品過六旬

也過潘安三十年來歲年登六十二六十三三人
六十三翁頭雪白六十四年明日催行年六十四
七十年我今次五歲無喜無憂六十六相看七十欠
三年六十八衰翁今日行年將七十今年登七秩
已開第八秩悠悠七十春外翁七十孫三歲七十
我年幸過之吾今已年七十一眼昏鬢白七十一
七十三人難再到七十三翁且暮身七十過三更
較希七十四年身壽及七十五考本傳自公年七
十五慶自三十至七十五往往必見於詩又有去
時十二三之句及數行鄉淚一封書則題曰年十
五時作王昭君詞則題曰年十七時作少年已多
病則題曰年十八時作我年二十君三十又紀其
少年之所作如此僕觀自公年十八時謂少年已
多病此身豈堪老然安彊壽考至於七十有五而
後不祿既有姬侍不能無耗蝕氣血故壽夭雖係
所稟然方寸泰然不汲汲於榮利是亦養壽一端
今士大夫精耗於內而神驚於外所以罕終天年
觀白公之詩率多寬適有以驗其壽云

景帝殺周亞夫

容齋續筆曰景帝非殺卿大夫者獨至於周亞夫而
忍爲之何哉竊嘗原其說亞夫屯細柳天子勞軍
至不得入旣入不得驅馳介冑之士不拜以軍禮
見謂乘輿制於將帥豈人臣之禮哉則其傲睨帝
尊故賜食不設箸有不平之氣鞅鞅非少主臣見
於詞色之間以是殞命其可惜也僕謂此說不然
景帝忌刻少恩賴濱先生嘗言之矣其殘忍所及
非特一亞夫而已釋之以劾奏之恨斥歿鄧通以
吮癰之怨餓歿鼂錯爲國遠慮而誅歿此猶未也
臨江王榮以母夫愛使酷吏殺之吳王世子以博
爭道提博局殺之梁王縱之驕復致於憂歿其於
君臣父子兄弟之際肆其殘忍者往往而是安可
謂景帝非好殺者獨忍於亞夫哉且天子勞軍細
柳至不得入旣入不得驅馳介冑之士不拜正亞
夫好處所以見治軍嚴整如此豈易得哉是以文
帝改容禮敬勞軍而去謂亞夫豈得而犯以霸上
棘門爲兒戲其意可見異時以緩急真可將兵屬

景帝文帝正以此得之景帝卽位隨用以平七國之難則亞夫軍容整肅其效立見僕嘗謂使爲將者人人如亞夫之治兵則兵何患乎不精敵何患乎不克然則景帝之殺亞夫者正自其殘忍之性殺臣下不以爲怪雖如亞夫之挺挺亦所不免豈亞夫有以致之邪前輩謂人主殺人不可使之手滑信哉

退之琴詩

退之聽琴詩曰昵昵兒女語恩怨相爾汝劃然變軒昂勇士赴敵場此意出於阮瑀箏賦不疾不徐遲速合度君子之衢也慷慨磊落卓礫盤紆壯士之節也阮瑀此意又出於王褒洞簫賦裊曰澎湃沆瀣一何壯士優柔溫潤又似君子



